

从王安石惜才于“一善”说起

□ 矫发

王安石去世13年后，参与“熙宁变法”的曾布，对宋哲宗谈起王安石的用人时赞不绝口。“其孳孳于国事，寝食不忘。士人有一善可称，不问疏远、识与不识，即日召用。诚近世所无也。”王安石用人不讲关系、不拘一格、任人唯贤，只要士人有“一善”之处，就立即“召用”，“近世所无”。

近日，夜读袁宏兄弟回忆、整理的家训《庭帙杂录》，又发现一则王安石赏诗举才的掌故，对王安石惜才于“一善”的用人风格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这则掌故事关刘季孙和卢秉两个历史人物，还是先从刘季孙说起吧。

“呢喃燕子语梁间，底事来惊梦里闲。说与旁人浑不解，杖藜携酒看芝山。”此刘季孙诗也。诗中的“呢喃惊梦”和“杖藜看山”隐喻诗人身心闲适，“燕子语梁间”和“旁人浑不解”隐喻诗人超然物外，特立独行。

刘季孙时以殿直监饶州酒务。王荆公以提刑至饶，见是诗，大称赏之。适郡学生持状，请差官摄州学事，公判监酒殿直。一郡大惊，由是知名……叶梦得的《石林诗话》记载了这件事。

刘季孙是谁？说起来并不陌生。刘季孙（1033年-1092年），字景文，祥符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宋仁宗嘉祐年间，刘季孙以左班殿直（九品武官）监饶州酒务。推行官酤法，即由官府垄断造酒和卖酒，以控制酒的生产 and 销售。时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（简称“提刑”）的王安石，巡视至此。有人打小报告诬陷刘季孙，为官散漫懈怠。王安石欲借机查实惩戒，以儆效尤。当在屏风上看到了这首诗后，不仅大加赞赏，而且“即召与之语，嘉叹升车而去，不复问事务”。

刘季孙和苏轼是知己好友，应酬唱答不断，苏轼的《赠刘景文》一诗耳熟能详。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此刘景文者，正是刘季孙也。

又逢饶州摄州学事空缺，郡里请示王安石谁担任这个职务最合适，王安石就大胆任命了刘季孙。刘季孙不但未受诬告影响，反而因“闲”诗升了官。

宋时重文抑武，一介武夫被重用，且又分管文化教育，可谓惊人眼球，于是舆论哗然，“一郡大惊，由是知名”。后来事实证明，王安石慧眼识珠。宋哲宗元祐年间，刘季孙以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，因苏轼荐知隰州，仕至文思副使。

刘季孙为官清廉，交游广阔，不只与王安石、苏轼相识，与米芾、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等文人也有往来，苏轼称其为“慷慨奇士”。苏轼在《乞赠刘季孙状》文中赞曰：“笃志好学，博通史传，工诗能文，轻利重义，练达军政，至于忠义勇烈，识者以为有平（季孙之父刘平）之风。性好异书古文石刻，仕宦四十余年，所得禄赐，尽于藏书之费。”

再说卢秉。“青衫白发病参军，旋采黄粱置酒樽。但得有钱留客醉，也胜骑马傍人门。”此卢秉诗也。荆公见而称之，立荐于朝，不数年登卿贰（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）。

卢秉（？-1092年），字仲甫，湖州德清（今属浙江）人。仁宗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考中进士甲科（前五名），担任吉州推官，在州县沉浮近二十年。任满后，去京候任，许久得不到调用。他心情烦闷，借酒浇愁，题诗于旅舍墙壁，以此抒发青衫白发、穷愁潦倒、寄人篱下、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失意，后人命其为《题传舍》。王安石偶然发现了这首诗，觉得作者虽则牢骚，却有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大丈夫气概。《蔡宽夫诗话》记载：“荆公一见曰：此定非碌碌者。即荐用之，前此盖未尝相识也。”

当时朝廷开展变法，要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王安石选中卢秉进入条例司担任官员。后来，卢秉因理财有方，被提升为制置发运副使者、渭州知州；与西夏作战有功，晋升为宝文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（从三品），“不数年登卿贰”，成为颇有建树的朝中大臣。

卢秉还是重情重义之人。王安石罢相之后，他特地去金陵探望，并再次提到自己被提携之事，荆公淡然置之。一个虚怀若谷，一个知恩图报，传为千古佳话。

王安石以诗选人，惜才举贤，“一善”即用，是宋代选拔用人的个案，具有王安石鲜明的执政风格——强毅执拗，有其历史局限性，不能与现在的“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”相提并论，但其惜才于“一善”之品行，可资借鉴发扬。

由王安石惜才于“一善”，联想到韩愈的名篇《马说》，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，迄今百读不厌，“日新，日新”。

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祇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骐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……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尽其材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，执策而临之，曰：‘天下无马！’呜呼！其真无马邪？其真不知马也！”

人生一世，辗转腾挪，每个人都经历过多种角色的转换。或为千里马，或为伯乐，更多时候是旁观者、议论者。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长处，只是我们缺少王安石惜才“一善”的宽广胸怀和发现他人“闪光点”的火眼金睛。当你怀才不遇时，不必埋怨伯乐；当你明珠暗投时，又何必自诩千里马！是金子，总会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韩愈的《马说》，不单警戒一个人、一类人，而具有普适性。若日课三省，则如黄钟大吕，醍醐灌顶。让我们扬己之美，惜人之善，走出怨天尤人的周期率，勿蹈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”的恶性循环。

东汉高密义士甄子然

□ 李金科

战国至秦汉，孕育了众多名垂青史的侠客义士，他们舍生取义、从容赴死，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不朽佳话。生活于东汉晚期的甄子然（今高密人），汉桓帝时曾不顾危难救助汉代名士第五种和张俭，不负著名义士的美誉。

甄子然大义救助第五种的传奇故事还被载入范曄编纂的《后汉书》里。

第五种，字兴先，东汉司徒第五伦曾孙，曾任高密侯相。侯相即列侯封国的相，主治民，地位如同县令。第五种任高密侯相时，甄子然与其结交。当时盗匪猖獗，第五种大量储积粮草、振作士气、严阵以待，盗匪不敢滋扰，高密境内得以安定，外出逃亡的百姓一年就回归数千家。因为才能卓越，第五种调任卫相，又迁兖州刺史。

当时的济阴太守单匡是中常侍单超之侄，借助其叔权势为所欲为，第五种逮捕单匡宾客四十余人，“收发其赃五六千万”，并弹劾单匡、单超。单超怀恨在心，借事陷害第五种，将其发配朔方，而单超外孙董援时任朔方太守，图谋报复。第五种任卫相时，与门下掾孙斌相友善，当时孙斌已任职京师，听说单超的阴谋，立即告诉友人甄子然、闫子直，并制订营救计划。于是孙斌率侠客数人，星夜追赶第五种。行至太原，途中遇到第五种，他们杀死押送的小吏，孙斌将马让给第五种，孙斌等人随后步行，一昼夜行四百里，才得以逃归。第五种藏匿于闫子直、甄子然处数年，至单超死，徐州从事臧旻为第五种讼冤，才得以赦免还乡。

张俭，字元节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城）人，赵王张耳之后。初举茂才，延熹八年（165年），山阳太守翟超任为督邮。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防东（今山东单县东北），鱼肉百姓，大肆抢掠官民财物。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，请求诛杀他们。可奏表屡被侯览截获，侯览由是与张俭结仇。为了报复，侯览诬陷张俭与长乐少府李膺、太仆杜密等为党人，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。朝廷下令抓捕张俭，张俭四处逃亡，人们仰慕他的名节，“破家相容”。张俭投奔曲阜孔褒，孔褒恰巧外出，孔褒胞弟孔融把张俭留下，后来不幸被人告发，张俭逃走，孔褒兄弟被捕下狱，孔融、孔褒、孔母“一门争死”，后来孔褒被处决。张俭又投奔东莱人李笃，督邮毛钦带兵至李笃家抓捕张俭，毛钦敬佩李笃为人仁义，张俭又为名士，“叹息而去”。李笃将张俭送到与东莱临近的高密甄子然处，甄子然又将张俭送入渔阳出塞得以免祸。据史料记载，张俭逃亡一事，“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以十数，宗亲并皆殁灭，郡县为之残破”，先后被杀、被流放者三百余人，被囚禁者六七百人。

史料记载，甄子然因救第五种遭受杀身之祸。东晋袁宏《后汉记》称“其所经历，子然之徒皆伏诛”。孔融非常仰慕甄子然之名，“恨不及之”，曾命高密县令给予甄子然配食县社的高级礼遇。

甄子然与东汉经学家郑玄是同乡好友，郑玄作有《答甄子然书》，载入《郑志》。